第十四届“春华杯”征文大赛文学创作类二等奖

庙

吴恺轩

(外国语言与文学学院 汉语言文学专业 2015 级)

一、风起

感到世界红起来之后，邢子文想起了那个早已被世人遗忘的下午。

那天是何其的炎热，以至于人们都不想再回忆起它。那时，邢子文正趴在自己的破旧的桌台上，欣赏着不知从哪个旮旯里淘来的菩萨画像。“真美，真美！”邢子文不禁赞叹一番。然而，一位不速之客的闯入，打断了他的迷醉。

来者不是别人，是解督军的副官。他急匆匆如闪电一般飞奔进来，嘴里嚷嚷着：“老邢，快跟我走！督军要见你。”

“督军找我，难不成又有啥事？”邢子文嘀咕着，心里感到不安。

老邢的不安是有理由的。像解督军那种人物，不但过去从来没有出现过，恐怕到了后世，也是独一无二的了。传说在他出生之时，他母亲看见了一条龙飞过了她家上空。十里八乡的街坊都说解督军是真龙天子，可见出世以后，一定不是常人，必成人中豪杰。果不其然，督军年轻时就领兵打仗，因剿义和团有功，清廷给赐了大官。革命后，又摇身一变，成了督军，掌管着胡州一带。胡州的百姓说起督军，那是无一不谈之色变。督军的暴与贪可是出了名的。就先看看督军府的气派，那个宏伟豪华的模样，哎呀，像咱这样的人想一辈子都想不出。仅凭他从中央政府那领的薪金，八辈子都别想享这鸿福。呐，指不定又是克扣了多少军饷，私吞了多少赋税而来的。如果有人想反对他，嘿，等着死吧。像那田家庄的田二挺，拒不交纳规定的税粮。第二天乡亲们就发现他直挺挺躺在山沟里了。在胡州，谁都可以得罪，就是不能得罪解督军。

不过你还别说，真有人不怕死敢“得罪”督军。那天早上，解督军骑着高头大马走在胡州的大街上，热辣辣的阳光照射着他。督军感受着街上一股一股的热浪，心里不免抱怨几句：“这该死的天气！要是来点风，那就舒服了。”说来也巧，不知从哪刮来一阵大风。突然，马停了下来。

督军定神一看。怎么回事？咦！原来一白发老道站在路中间，挡了督军的去路。督军的副官赶紧吆喝道：“老头，没看见解督军吗，看见了还不赶紧给督军让道，你眼是不是瞎了啊。”没成想，老道不紧不慢，呵呵一笑：“本仙没瞎，我只看见督军身上一股死人之气。本仙云游多年，学了一小点仙术，念督军为政一方，劳苦功高，特想为督军施法除去。不知督军是否有意？”一听这话，路上的人都炸了锅，纷纷议论起来。“他居然敢说督军身上有死人之气，他不要命了？”“是啊，难不成是外地人，不知这解督军的厉害？”“这老道命不久矣了，唉。”

然而，老道心里倒没有啥害怕可言，反而是那督军心里却慌了神哩。这几个月来，他从没睡过一个好觉。督军虽然住在那如此豪华的府里，睡在那铺着全胡州最好最软的金丝被的红木床上，但他只要一闭上眼睛，便看见那一个个被他所杀死的人浮现在眼前，仿佛恶魔般缠绕着他，久久不散。那些“鬼魂魅影”使他夜不能寐，痛苦不堪。老道的话正戳中了督军的心病。难道这恶魂，真就是那死人之气的困扰？

“你说你会仙术？不知你有何法消除我身上的死人之气，说来听听。”督军定定神问道。

“别无他法，唯有一方。”说罢老道递给督军一张纸。

督军定睛一看，只有四字：

多行善事。

二、云涌

邢子文……一个身影瞬间闪现在了督军的脑海里。

讲起邢子文，直到今日，大概也还有不少人记得。那时大家都说，论胡州修庙的人，没一个出于老邢之上，他就是那样一位大名鼎鼎的工匠，修庙人！发生那事的时候，他已过了知命之年，有点年纪了。邢子文极善于修庙，胡州一方的寺庙，无一不是经过他之手的。他经手的寺庙，大的如爱晚寺，金碧辉煌；小的如敬业寺，别样格致。大大小小，自成一派。看了老邢修的寺庙，没有谁不会啧啧称赞一番的。督军看到多行善事四字，闷头思索了一阵，便觉得要捐座庙，捐捐自己的功德。一旦想到建庙，那自然少不了老邢了。

这不，副官就火急火燎地去请老邢出山了。

.....

老邢穿着那件儿子送他的，已经略微泛黄的旧衣，戴了顶皱瘪的软帽，恭恭敬敬、战战兢兢跪伏在督军座前，颤抖地说：

“我一听您叫我，立刻就赶来了，不知督军大人找我有什么事？”

“老邢啊，你我也认识多年了。你觉得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。”

不知为何，在督军俨然的口气中，有一种有气无力的感觉。

“督军您英明神武，德才兼备，超群绝伦，天地共鉴。咱胡州百姓说到您大人呐，哪个不是一番称赞，哪个不把你当保护神看待？”听了督军的问话，老邢的心瞬间如云般翻滚起来，赶紧回道，“督军您是个大好人，大善人，您看我没活干，还把那么多活让给我做，我心里感激不尽了。没有你就没有我邢子文的今天。”

“哈哈哈哈哈！”督军坐到凳子上，狂笑起来，一直狂笑着，那笑声似乎要把房顶给掀了。督军狂笑完，淡淡叹了口气，“听人说你好多年没建过庙了，那你帮我修座庙吧。”

“您说什么！”老邢突然把头抬起来，直愣愣看着督军。

从督军的眼神中，老邢意识到，他不是开玩笑。这次，可不再是帮督军修修亭子那么简单了。

三、她

有人说，那天老邢是载歌载舞回来的。半百之人边唱边跳，确实鲜见。

他真的太开心了，太高兴了。曾几何时，他是全胡州出了名的工匠、修庙人！哪家哪户，哪村哪镇，想修个庙，都得带上厚礼来拜访他，甚至是不厌其烦三次四次请他出山修庙。但自从革命以来，龙庭倒了，军阀战乱不断。天下乱世，谁还有那闲心，有那闲钱来修庙呢？原来的门庭若市成了今天的门可罗雀。如今，自己都这把年纪了，居然又有机会修庙，而且督军说的督军庙的规格，那可是远远超出了邢子文的想象。他总有感觉，这将会是，他所修过的，最为宏大、最为精美、最为成功的庙。

老邢善修庙，但他从不认为是因为自己建庙技艺有多高超，修庙构局有多精巧。他只是觉得自己太爱庙了。老邢的父母都是虔诚的佛教徒，从他记事起，家里每天便是烧香拜佛，念经的声音不绝于耳，伴他成长，伴他入眠。耳濡目

染，他也成了个佛教徒。

老邢还记得，他第一次央求母亲带他去上庙，好说歹说了一番母亲才答应了他。母亲长满老茧的大手紧紧牵着他细嫩的小手，登上一级又一级的石阶。他不知道自己走了多久多久，也不觉得累，就这样一直往上登，一直往上登。几乎是筋疲力尽之时，才第一次看到了山顶上的老庙。

当有人问老邢“你为啥这么爱庙”。老邢总会说起他第一次看到的那座老庙。烟云缭绕，安谧祥和。庙里有着数不清的泥塑，有着他最喜欢的，满脸安详的菩萨。

就像家，就像她。

四、他

当邢子文“跳着舞，唱着歌”回到家的时候，他隐约感觉到，似乎有人在家里。

他推开那覆满灰尘的大门之时，吱呀呀的声音中，他看见了一个熟悉的身影——

“爹！”

……

老邢的儿子邢作人，在街坊中也是茶余饭后，教育子孙的谈资。年纪轻轻却才气逼人，一举考上了天津的国立北洋大学。大家都不由地感叹，老邢那争气的儿子上了大学，就像山沟沟里飞出了金凤凰！南巷的李妈，每天对着儿子就是一通教育：“你看看你作人哥，那个北啥洋的正牌大学生，光宗耀祖！你看看你，游手好闲，不干正事！”北街的吴老头，日夜对他那宝贝女儿也是不停地念叨：“向你作人哥好好学习，勤奋点，考个好大学，你爹我也好长个脸。”以至于街坊里的孩子们对邢作人都是一股幽怨之气，好似那邢作人是个灾星，带来了父母无尽的唠叨——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！

不过邢作人确实如街坊口中说的一样，是个天资聪颖、爱好学习、求上进的好学生。但他骨子里的上进催使他成了个名副其实的新青年。在北上远赴天津读书之前，他在胡州接受了二十多年“仁义礼智信，温良恭俭让”的“正统教育”。以至于到了天津，读了大学，他才发现和自己的同龄人相比，自己无论在思想上，还是行为上，都远远落后于那时代的大潮。他不得不自嘲自己就

是个老夫子，土包子，落后分子。这个世界变化太快，太快了，快到他已无法想象。但他上进的血液注定他不会迷失方向。邢作人，决定，要把自己从上到下，从里到外，好好革新一番。听了几场“青年导师”们歇斯底里的宣讲，看了几次心潮澎湃的新话剧，读了几本激动人心的新书，邢作人就决心和过去的自己决裂了。他把自己的名字里的“作仁”改成了“作人”。那个年代里，还有哪个年轻人会吃“仁义礼智”的老药呢？

在国立北洋大学里，邢作人逐渐成为了学校的风云人物，响当当的学生领袖，万众钦慕的对象。在大集会上，当着几千人的面，他怒斥北洋政府“都是一群吃了狗屎的蠢猪，只会对外国人奴颜媚骨！”；他还领着一堆一堆的学生们，上街呐喊“学生万岁！革命万岁！”“打倒剥削者，打倒狗汉奸，打倒帝国主义列强！”；邢作人演了多少场的话剧，他自己都数不过来。他把自己所看见的社会黑暗都写进剧本里，讽刺得淋漓尽致，幽默中又颇具辛辣，辛辣中又略带悲苦。每次演出结束，全体起立高呼，掌声雷动，经久不息。话剧演出场场爆满，一票难求。传说，有没抢到票的学生，居然架起了梯子，想翻过围墙进入剧院，就为了看他的戏！邢作人和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们还合办了进步报纸《北洋青年》，在报上撰写了大量评论文章，指点江山，激扬文字。有人说，在那时的北洋大学，拥挤的只有两个地方：食堂和报亭。

但邢作人自己觉得，他在北洋大学里做的最有意义到事，就是参加了一个学生社团。但他所不知道的是，这个社团将会改变他的命运，改变他的一生。

东方雨社。

五、东方雨

下雨的时候，邢作人愿意一个人撑着伞，慢慢在校园里行着。看着雨中奔跑的人们，欣赏着身边弥漫的朦胧，静静思索着人生与社会……

他常说，我们民族遭受的苦难，就像这雨，会让人感觉浑身湿冷，但也别忘了，它也会让我们的黄河，扬子江更加波涛汹涌……

“冰冷的雨水，浸湿春天的新绿！”

具体的日子已模糊不清了，但邢作人还记得那是一个突下大雨的日子。大雨突然而至，浇了猝不及防的邢作人一身，上下衣服都渗透了湿冷的雨水。雨

哗啦啦地下着。“看这大阵势，跑不了几步就会成个‘落汤鸡’，我还是先躲一下吧。”邢作人忖度着，跑进了路边的报亭，那儿已经躲了好几个人了。邢作人甩甩呢子大衣上的水珠，随手拿起一份《新潮》读了起来。映入眼帘的就是一篇占据了头版的评论文章——《青年觉醒》。文章署名尼古拉斯·赵四。这可激起了邢作人的兴趣。“原来这世上，还有这样不中不洋的笔名。我倒要看看是怎么个青年觉醒法。”嘿！真没想到撞着了一篇对胃口的文章。那文章全文似乎有一股慷慨之气，让读过它的人不由得心潮起伏。邢作人越看越兴奋，越看越激动！看得他热血沸腾，看到精彩处，忍不住喊了出来：“故我大国苏醒，全在我青年觉醒……”

“待我青年觉醒伴随着东方雨席卷老大帝国，便是民族崛起之时。”一个强有力的声音附和着他。邢作人转过头去，一个戴着黑墨镜，穿着厚皮大衣的人正看着他。虽然那人看起来极力想把自己打扮得成熟点，但他白皙的皮肤，略略椭圆的面庞，满脸的稚气和青春的红晕还是掩盖不了他学生的身份。

“你也看了这篇文章啊！”

“是。”那人微笑着应答到。

……

邢作人不记得他们聊了多久，他只记得报亭打烊了，街道寂静了，他们还在不停聊着。在昏暗的路灯下，两人谈着各自的人生，聊着未来的理想，说着青年的精神，说社会的疾病，说国家的前途……

“再见啦，很高兴认识你！今天聊得很尽兴，我叫邢作人，交个朋友吧。”邢作人见时间不早了，摘下手套，递出了他的右手，想和他握手。

“我是吴立德，幸会。”邢作人只感到一只强有力的大手紧紧握住了他。

……

吴立德的身影渐渐远去，空气中却还弥漫着他的吟唱：

啊，雨下吧，汇成大江大河远去。

啊，为何却，带不走我满溢的悲伤。

几个月后，邢作人才知道，《青年觉醒》的作者尼古拉斯·赵四，不是别人，正是吴立德。

那沿着屋檐，滴落的雨水。

是痛苦的我，流不出的眼泪。

六、北极风

东方雨社刚刚创立的时候，在当时的北洋大学里，它只是一个毫不起眼的社团。毕竟啊，在那个人人争鸣的年代里，大学里的社团如雨后春笋，蹭蹭蹭就不知从某个角落里突然冒了出来。今天一个A社，明天一个B社，数量多得你根本无法想象。有人戏谑地说：“在北洋大学里，倘若你是一社之长，要想和别的社团联谊，最好先问问你的社员们吧。没准你社员里有好多个社长哩。”不过，数量多也未必是一件好事，今天掀起一股小的浪潮，明天就被更大的波流盖过去了。然后强社更强，弱社益弱。想想也难免，人不免有心血来潮的时候嘛，激动之下，没准就创了个社团，建了个组织。有趣的是，东方雨社还真是心血来潮的产物。东方雨社的创始人，吴立德，就是那个笔名尼古拉斯·赵四的，狂言自己比喜马拉雅山还高的，给校里的文学杂志《学府评论》投了一篇稿子——《战斗在东方雨之夜》，结果被人家毫不客气退了回来。原因八字：太高深，无法领悟。吴立德就想不通了，自己那篇稿子，不就是呼人们在风雨中要反抗，要成长。造反有理，革命无罪！咋就成高深莫测之文了？那满口之乎者也的教授，说的话才是真正看不懂的哩！一怒之下，赵四先生就取了题目那“东方雨”三字。和几个同学自建了东方雨社。

社团是赵四先生心血来潮建立的，但这不代表东方雨就是个随随便便、松松垮垮的社团了。从建社之初，东方雨就确定了自己的基本取向——要传播那苏俄的红色革命主义。赵四先生在社团大会上一本正经说到，要“让那赤色的北极风吹往全国，吹往全世界”。从最初简简单单的左翼文学社，慢慢转型发展成为一个激进的左翼学生组织；从单纯写红色文学到组织学生抗争；从几个人的小社变成几百人的大社。东方雨，正在由默默无闻的后台，走向万众青年瞩目的前台。

邢作人，就是这样一个被北极风吹拂的青年。他加入东方雨，就是吴立德介绍的。在这之前，邢作人已经加了不少的社团了。实在拒绝不了吴立德的好意，就勉强加了。但当邢作人去了第一次例会后，他就决定把别的社团都给退了，专心投入东方雨社。他强烈的感觉到，这个社团和那些口头上喊喊革命口号的软骨头不同，这是一个真心要干革命，干大革命的社团。

……

啊，让我也，成为你们的同伴吧。

汇成溪流，流向大海。

七、酒

老邢又喝酒了。

他隐约记得上一次喝酒，似乎还是儿子远赴天津的前夜，父子俩小酌了几碗。如今，时光飞逝，他又一次端起了酒碗。巧的是，与他同饮的人，还是他爱的儿子。没想到年过半百，自己居然又有了修庙的机会！儿子如今也从大学毕业了业，学成返乡，双喜临门，岂不乐哉！

父子俩边喝边聊，聊着各自的生活，聊着各自的感慨。

“爹，我这次回来，就不回天津去了。以后我就留在胡州了，我要在这里出生，在这里生活，在这里死去。”说罢，邢作人把自己碗里的酒一饮而尽。

“为啥哩？上次你还不是和爹说，说你的那啥俞老师很器重你，想让你留下当他的助教嘛。”

“我想好了，不了。我还是回胡州好。我想用我的力量，改造我的家乡，让我家乡的人们生活得更好！”

“傻孩子，你真是读书读傻了，还改造家乡呢，先把自己喂饱了再说。”老邢嘿嘿笑着，“好，好，回来了也好。正好爹又有活干了，你正好可以帮爹点忙。”

“啥，这年头还有人请你建庙啊，谁这么阔绰？”

“只要还有人还信佛，就会有新庙！是那解督军请建的。”

“我当是谁呢，原来是那喝人血的东西。难怪啊，这乱世恐怕也只有他才有闲钱修庙了。”邢作人感觉热乎乎的心被浇了一盆的冷水，声音也不由得冷了下来，“他还没死啊？”

“小兔崽子，你胡说什么呢。督军在府里过得可舒坦了，福都没享尽哪会死啊。要不是那督军可怜我没啥钱赚，把不少活都让给我去做，你小子哪还能在学堂里那么舒服。你忘了，你小时候不是还认他做过干爹了吗？”

“愿意做他的孝子贤孙的人多着呢，我轮不上，也无福消受，没我这个干儿子！”说完，邢作人气冲冲把酒碗放下，转身回房去了。

“嘿，这孩子……”邢子文无奈苦笑了一下。

八、药

在家闲居了几天，邢作人是满身的不舒服。在北洋大学的日子，他几乎没有空闲的时间，学习啊，社团啊，写文写剧，占据了他大量的时间。仅剩的零星时光便是那雨中漫步，感悟人生的日子。

“曾几何时，我爹是个大忙人。我也是个大忙人。现在我爹又将成了大忙人，而我居然还这样闲着！不行，我得去找个事做，我闲不下来，我也得做个大忙人。”邢作人暗忖着。想罢，便走出了家门。

不过，他想找点事做的如意算盘没打好。这并非他没去找事做，反而是事儿自己找上门来了。显而易见，邢作人遇到大麻烦了。

如果说，《巴黎圣母院》里甘果瓦误入了“奇迹宫”的大厅，引出了美女爱斯梅拉达的出手相救是他运气好，那么我们的青年邢作人就显然没有这样的好运了。很不幸，他也误入了胡州的“奇迹宫”——臭巷。

这也不怨邢作人，毕竟他不在胡州城里生活好几年了。对于这座城市的变化，他是一无所知。那臭巷，原名乌官巷，本来是条挺宽阔干净的巷子。但自从那大旱越发严重以来，大量的农民涌入胡州城逃荒。而这乌官巷又离城门口近，又宽阔干净，自然成了难民们留宿的地方。久而久之，乌官巷成了胡州的“奇迹宫”，这里既有大量逃荒的农民，也有着为数众多的城市乞丐。由于他们长期不洗澡，那身上臭味便直上云霄了。于是乌官巷便被人戏称为“臭巷”。

邢作人刚进乌官巷，没走几步，就被一群又一群的难民们围了个水泄不通。这个人哭着说他死了老婆孩子，那个人含泪说他没了土地房屋，纷纷央求邢作人给点钱。那邢作人在东方雨社的时候，就被赵四先生教育要关心下层群众。一看这些下层群众们的境遇如此催人泪下，邢作人的同情心泛滥起来挡也挡不住。邢作人便毫不犹豫打开钱夹子，想分点钱给他们。说时迟那时快，难民们一见装满现金的钱夹子，便蜂拥而上。那不是讨钱，那是明抢啊！邢作人还没明白怎么回事，自己的钱夹子已经变空空如也了。

邢作人越想越闹心，“你们这些人啊，好好地讨钱不行吗，为什么非要抢呢，把我的钱夹子都弄破了！”就在那作人苦恼着时，他身后边传来一个细微的声音。

“哥哥，哥哥——”

邢作人扭头一看，只看到一个披头散发的小女孩，正用她的黑大大的眼睛看着他。唉，说是小女孩，但是要和自己在大学里见到的小女孩子相比，这孩子只能算个活着的骷髅。个子不高，全身乌黑乌黑的，看起来很久没洗澡了，散发着难闻的味道。身体瘦的只剩皮包骨了，似乎没吃过几顿饱饭。那小女孩见邢作人注意到她，便上前一把拉住他的衣襟，小声说道：“哥哥，能不能给我点钱？”

“钱？你去问问这里的人，我的钱去哪了，都被他们一分不剩给抢走了！”邢作人显然还没从刚才的哄抢里缓过神来，生气地说。

那女孩子一听邢作人说他已经一分不剩，两手空空了，两腿一软，瘫坐在地上，一下子“哇哇”哭了出来。

邢作人见自己把女孩弄哭了，下了一跳。自己在北洋大学也好歹是个情场高手，也没见把哪个女的弄哭了，只会把她们弄笑了。见小女孩哭了，邢作人一下子手足无措，不知道怎么办。

“别哭别哭，你咋还哭了呀。有什么委屈跟哥哥说。”

“俺娘要不行了，大夫说要买点药，俺想给她买点。”小女孩边哭边断断续续地说，“但俺没钱给俺娘买，俺没钱，俺家也没钱了。”

“你家连买药的钱都没有吗。”

“俺家已经没钱了。俺爹说，俺家今年没能种出庄稼，剩下的余粮也让他们给拿走了。俺家现在连吃饭都要靠讨钱。哥哥，我已经两天没吃过饭了。”

看着地上哭泣的小女孩，邢作人还是动了心。可是，自己的钱都被难民们抢走了，这下该怎么办啊。

邢作人猛然想起，自己在鞋底也藏了点钱，以备不时之需。现在，这钱果然派上了用场。

“不哭不哭，哥哥带你去买药，哥哥发现还剩点钱。”“真的吗！谢谢哥哥！”

小女孩停止了哭泣，满含希望看着他。

“真的，走吧，走吧！再不走就迟了哦。”

……

然而，还是迟了一步。

……

从小女孩那无比破烂肮脏的，勉强称为“家”的窝棚出来的时候，邢作人

的心是冰凉冰凉的。看着满街的乞丐和难民，听着女孩撕心裂肺的哭声，邢作人攥紧了拳头。

是时候给我们这个国家的病下点药了，我不想再次看到我的同胞悲惨地死去！

九、上山

邢子文等这一天等了很久了。

那天他难得好好梳洗一番，穿上了一件刚洗净的衣服，慢慢向山上走去。

他的前半生，修了胡州大半的庙，一座比一座完美，一座比一座被人称赞。但在他心中，最念念不忘的，还是他第一次见的，那座他母亲带他去的庙。老邢觉得，那里有什么在系着他，让他魂牵梦绕。

……

一级又一级的石阶，一年又一年。

……

他又一次登到了山顶上。他看见的只是座破庙。

这并不奇怪，这军阀混战的年代里。能完好的保存下来的建筑，寥寥无几。十几年前督军和另一派军阀打仗，这座庙建在山顶上，向下俯瞰可以看到整个胡州城，成为对方激烈争夺之地，而这座让老邢念念不忘的庙，就在战争中成了断壁残垣。

老邢抚摸着寺庙仅剩的围墙，喃喃自语：“马上，马上！我就会让你，重新出现在世人面前。”

……

胡州今年大旱，乡下收上来的税款拖欠了大半，胡州财政日益困难，督军的头疼也就愈发严重了。大夫嘱咐他好好休息，但他夜夜无法入眠，总是被那些“死人”缠着，又谈何好好休息呢？现在，他唯一的希望寄托在了那座庙上，希望能赶走死人之气，睡个安稳觉。

督军急切的希望，邢子文也感觉到了。他想修复山顶上的破庙，本是他个人的私望。但督军张口一说：“我不管那么多，你是要新建还是要重修，你自己决定。要什么跟我说，我都给你，我只希望能快，听到了吗，快把那庙建好！”无论是那修庙的经费，还是那建庙的材料，只要他一张口，督军几乎是有求必

应，要啥给啥。本来只需几十名的劳工，督军一声令下，从乡下征发了上百人上山修庙，只求一个字“快！”

“这是天意啊。”老邢感叹着。

十、下乡

爹上了山，儿反而下了乡。邢作人肚子空空从臭巷回来，路上一直在思索着：“到底什么才是治疗我们国家疾病的猛药？”推开家门，却发现门缝里塞进了一封信。

地上的信是李大业写的，他也是东方雨社的社员。因为和邢作人一样，都是胡州人，所以两人自然老乡见老乡，两眼泪汪汪，私交甚好。这不，即使毕了业，双方也依旧保持着联系。

李大业写信没别的目的，就让铁哥们邢作人和自己一起，下到乡村里，去做农村的工作。和其他的东方雨人们不同，李大业出身贫寒，家里世代为农，因而对农村更了解，更关注。当时，东方雨社开例会讨论着国家前途，李大业说：“我看那革命的胜利，既不靠什么学生游行，也不靠什么工人和商人的罢工罢市，而全靠我国千千万万贫农的造反。”此言一出，语惊四座，连赵四先生都说“没有什么是李大业不敢想的。”起初，还有不少东方雨人觉得李大业这是要让中国“重新走上那封建王朝轮回的道路。”但随着越来越多示威游行，罢工罢市被镇压下去，东方雨人渐渐觉得，李大业的判断很有可能是对的。

若是放到前些日子，邢作人或许还会对是否下乡而有所迟疑，但现在他迫切想要找到治国病的良药，迫切想要去拯救这个伤痕累累的家乡，这个伤痕累累的国家。这封信来的正是时候！

“下乡去！”邢作人下定了决心。

.....

从那臭巷的显露的光景，邢作人便暗暗感觉到了农村的破败，但下乡的所见所闻，彻底颠覆他对农村的印象。

除了贫瘠，还是贫瘠。

李大业在信上说，他现在正在大林镇上做农民们的。邢作人简单看了下地图，头脑一热，没带什么东西就出发了。年轻人敢作敢为，行动力强，但也容易误事。没走多远，邢作人就发现，自己居然迷路了。

天色也暗了下来，看来自己今天想到达大林镇的愿望是破灭了。邢作人四处张望，发现不远的前方似乎有火光。

只能在这附近住一宿了。

十一、烈火

邢作人原本以为那火光谁家灶台里做饭烧柴火发出的。但他走近一看，才发现原来是一位妇人带着好几个年幼孩子们在烧纸钱。火光，哭声，飘飞的纸钱，邢作人想起了今天看见的小女孩。感到不寒而栗的他，连忙快步走开了，想要逃避所看到这一切。

然而，想逃，逃是逃不掉了。一路上送葬的人是延绵不绝，到处都是送葬的人们。邢作人只得加快了步伐，想要逃离，逃离，最后竟跑了起来。

为什么！为什么到处都是死亡！

突然，邢作人发现前方好像有一家客店。就像看见了一棵救命稻草，脑子一片混沌的邢作人急忙跑了进去。

店里只有一个老妇坐着，百般无聊数着拍死的苍蝇。看见有人进来，或许是因为坐太久了，试了几次才勉强支撑着站了起来，挤出笑容问邢作人要点什么。

“开一间客房，我今晚就住这了。”邢作人声音虚弱地说着，咕咕叫起的肚子提醒了他。“再来两碗白米饭，炒点青菜，煮点牛肉。哦，对了，来点小酒好吗。我今天都没吃过饭。”

然而，那老妇却似聋了一样。直挺挺站着，动也不动。

“怎么了么？”邢作人困惑看着老妇。

“孩子，我已经好几个月没见过白米饭了。”

.....

那一晚上，邢作人彻夜无眠。从老妇的口中，他才知道胡州农村情况的严重。今年胡州大旱，种下去的庄稼长不出来，打不出粮食。农民们原本指望着用家里的余粮撑过灾荒，但没想到，督军收的税不减反增。农民们哀求督军缓一缓，撑过了灾荒，明天再交。但督军却毫不客气的拒绝了农民们的要求。谁家交不了钱，就拿粮食来顶。谁敢不交粮，吃不了兜着走。老妇的丈夫，六十岁了，眼睁睁看着兵把自己偷藏的粮食给搬走，被活活气死。许多农民没出路了，只好外出逃荒，这不，不少人就涌进了胡州城里。最近，督军更加变本加

厉，又向每家每户收取“功德钱”，用来修那督军庙，还假惺惺说：“给全胡州的人都修修庙，捐点功德。”督军还下令从每家每户征发为数不多的男丁，上山当劳工。那男丁本来就饿了几个月，身体坏的很，现在又去从事高强度的劳作。这一阵子，死了不少人了。

“我本想，明天卖了这店，作为盘缠，外出逃荒去。你是最后一位客人了。”老妇悲伤地说。

那作人透过窗户看着外面黑漆漆的世界，感到一阵烈火正在他心中燃起。

十二、燃烧

却说老邢自从奉命以后，几个月都没回过家，一心一意在那山顶建他的那座庙。一旦重操旧业，老邢就啥也不想了，只顾扑到工作里去。

但，实在是太慢了。

现实给了乐观的老邢无情一击。本来他天真地认为，有了督军的大力支持，这庙应该很快就能建好。但事实上，这庙实在是修的太慢了。劳工们看起来都没吃饱睡好，干活没啥力气，还经常消极怠工。特别是最近死了不少的劳工，人心惶惶，都嚷嚷着不想干了，要回家去。眼看督军立的大限就要到了，这庙的材料才刚刚运上山顶。“这样下去，也不是个法子啊。”老邢思前想后，最后决定还是去求助督军。

不出意料，督军一听说工程进度缓慢，就气得火冒三丈，跳了起来。“这群狗崽子，反了他们了！”督军叫喊了起来，“他们居然还敢怠工。老邢，我要跟你上山，我要好好教育一下这群崽子们！”

几天后，督军依照诺言，把老邢召来，让他带自己上山，好好教育一下那群“崽子们”。他让老邢把劳工们召集在一起，他有话要对劳工们说。

“各位乡亲们，我知道，今天咱们胡州遭了大旱，大家过的都很艰辛，很困难。我本想，拿出点我自己的家产，修个庙，既捐捐我个人的功德，也给大家一个吃饭的机会。”督军话锋一转，严厉地喊道，“但在你们中间，就是有那么几个败类，不想让大家吃饭，不想让庙修下去。你们说，这样的败类，难道还要让他们活在我们身边吗，这样的败类难道不该死吗？”督军看了一眼副官，说了一句：“带上来！”。几个兵押着几个劳工走上前来。

老邢一看被兵押着的人，咦？这不是意见最大的那几个劳工吗？怎么他们

会在督军手上？督军是什么时候把他们抓走的，自己居然会一无所知！督军冷冷说道：“这就是那几个败类，大家都看好了，这就是败类们的下场。”说完，掏出手枪，对着那几个劳工，啪啪啪抬手就是几枪。那几个劳工瞬间就倒了下去。督军挥一挥手，又上来几个兵，拿出汽油桶就往那几个正在垂死挣扎的人身上倒。“烧！”督军毫不迟疑说道，烈火熊熊燃起，空气中只剩痛苦的呻吟尖叫声和烤肉的味道。老邢愣住了，他活了这么大岁数，第一次看见有人这么惨死在自己面前

“从今天起，所有劳工工作时间延长一个时辰，口粮减去三成。还有人想当败类的话，这就是下场！”

看着地面上的烧焦的尸体，老邢只感觉一阵眩晕。

十三、重逢

邢作人在路人的指引下，三天三夜才赶到了大林镇。他看着眼前的灰蒙蒙的镇子，由衷地感叹：“找到你可真不容易啊，但，马上我就可以见到李兄弟啦！”想到这，邢作人不由得兴奋起来，迈着矫健的步伐向镇子走去。

“东方雨，东方雨。壮我山河……”邢作人开心地唱了起来

“强我国民。”一个熟悉的声音响起。

邢作人转过头去，有人正微笑看着他。

“吴立德！是你吗！”

“没错，是我。好久不见，你还好吗？”还是那雨天熟悉的声音，还是那雨天曾经的微笑，不同的是，他不再是那个满脸稚气的青年了，他成熟了，成了一个真正的先生了。

从吴立德的口中，邢作人知道原来不止他一个人来到了大林镇。李大业给所有东方雨人都写了信！希望他们能来到大林镇，做农村的社会实践，探索中国革命的出路。

就这样，东方雨人们纷纷从全国各地赶来，历经千辛万苦，就是求得一个答案。

救中国的答案！

……

“东方雨，东方雨。壮我山河，强我国民。国家处危难，青年当奋起……”

东方雨人又一次唱起了社歌。但这次不同，他们要干一番大事业了。

听着大家雄健的歌声，邢作人感觉心里的那团火要喷发出来了。“我相信，在不远的将来，我一定会找到治疗国家的猛药！”

不从纸上逞空谈，要实地把中华改造。

十四、相聚

督军的“教育”果真起了作用。劳工们不敢再消极怠工，工程的进度大大加快了。

老邢看着庙一天天修建起来，心里别提多乐了，不由得露出了满意的微笑。老邢知道，他很快就会见到，那个在他梦里挥散不去，烟云缭绕，安谧祥和，有着他最喜欢的，满脸安详的菩萨的老庙。

这是我的梦，我一定要把它重现，我要见到它，再次见到它。

.....

东方雨人发现，他们把一切都想得太简单了。

农民们根本不理会他们的政治宣讲。在大学的时候，吴立德往树下一站，拿个话筒咳嗽几声，蜂拥而上的学生立马把他围的水泄不通。而现在，他在镇口喊上一个下午，也鲜有人理他。

大问题，真是个大问题。东方雨人们焦急起来。

对于这群外表光鲜的年轻人，农民们根本不买账。邢作人反复劝阻农民们说：“你们不应该再这样，再这样老老实实给督军交税，他拿我们的血汗钱，过他的奢侈生活，而我们呢，吃不好，穿不暖，凭什么！”“你们要起来反抗。反抗督军的残暴统治！”然而，农民们都用不解与惊恐的眼神看着他。“这孩子，胡说些什么呢，不要命了。”

一开始，对于这些陌生的不速之客们，农民们还客气着呢。但日子一天天过去，农民们也渐渐对他们产生了厌恶，更确切说，是一种恐惧，害怕他们把杀身之祸带到大林镇。李大业感觉到了农民们态度的变化，农民们对他们很抵触，只是看着自己的面子上，不好意思赶他们走。但如果再这样下去，总有一天农民会把东方雨人全部赶走，包括李大业自己。

“是时候改变我们的工作方法了”赵四先生在夜会上大声的说。

是啊，要改变了，可是，要怎么消除他们和农民隔着可悲的厚壁障呢

邢作人陷入了沉思。

十五、大雨

邢子文好几天彻夜无眠了，工程进入最紧张的收尾阶段了。寺庙的大殿已经按照他的记忆，重建了起来，香炉和泥塑也添置了不少，他最爱的那菩萨泥像，也已经被安放在了庙里。

老邢应该是高兴的，但他怎么也高兴不起来。虽然这大殿是记忆里的大殿，泥塑是记忆里的泥塑，香炉是记忆里的香炉，菩萨是记忆里的菩萨。但他丝毫没有感到半点解脱，反而加重了负担。老邢自己也奇怪，已经尽了最大努力模仿老庙从前的样子，但自己为什么感觉不到那种安详自如的感觉呢。那泥菩萨，也是一样的微笑，一样的面容，可自己为什么会没有一点回忆起她呢。

老邢不理解，不理解。

老邢自己沉浸在自己的困惑之中，却没有发现劳工们暗中的变化。劳工们接受督军的“教育”后，本想忍一忍这阵子，就过去了，人何必自己找死呢。但是他们突然发现，那庙里的泥塑不是新造的，香炉也不是新铸的，而是从他们各自地方“请”来的。不过，这也不能怪老邢。老邢跟督军明明说的是新泥塑，新香炉。但督军觉得新造泥塑造铸香炉实在是太花时间长了，于是便就把胡州各地较精美完整的泥塑给强行搬了过来。要的就是一个字“快！”督军的副官几乎天天跑到庙里来，问问修庙的进展情况。

“没想到督军这么急切要做善事啊。”老邢感慨着。

劳工中，却是一阵又一阵的躁动。

……

邢作人脑子灵光可不是乱夸的，他很快就想到一个法子：“主动出击！先贴近后深入”。“农民兄弟们没请我们没关系，我们不请自来嘛。”从那时起，大林镇的农民们渐渐发现，自己多年漏风的房子给堵上了；自己在田间地头劳作，饭菜不知啥时就出现在了田间；自己地里那杂草乱苗，不用自己除，一夜之间就消失了。自己的孩子们，不知何时起会认字了，写字了。

没错，就是东方雨人。

日子一天天过去，邢作人的方针卓有成效。农民不再一味排斥东方雨人，有时还会和他们聊聊天，说说话。日子一天天过去，双方的温度在悄然升高。

但大家都明白，那壁障，还没被真正打破。

直到那场大雨。

……

湖州忍受大旱好久了，人们似乎都忘记了下雨的情状。而雨，就这样，悄然而至，总在不经意中出现了，就像邢作人和吴立德初逢的那一天，说来就来了。或许是憋了太久，忍了太久，这场雨，注定来头不小。

……

不得了了！大林镇的农民们都紧张起来，自己刚种下地瓜苗，可经不起大雨这样浇！这苗要是都没了，我大林镇的百姓，也要去逃荒了。

白发苍苍的镇长，六十好几了，穿着蓑衣，拄着拐杖，冒着倾盆大雨，挨家挨户敲门。”起来，快都起来。只要是个壮劳力，都快去田里把秧子拍实喽。那苗金贵很！受不了这大雨的灌，快下地去！”

当大林镇仅剩的老爷们冒着大雨赶到地里时，看到了令他们无法忘记的一幕。

那是怎样的场景啊！我们现如今已很难用言语去形容，去描述了。几百个黑影奋战在地里，包围着他们的秧苗。有的人正用手死死按住地瓜苗子，生怕它从自己指间冲走，有的人正挥舞着铁锹，费力地把土一点点拍实。有人摔倒了，又挣扎着爬起，又摔着，又爬起。有人雨衣都被冲掉了，却依然在田里奋战着……

这不是他们的义务啊，也不是他们的责任啊，但确实他们这样做了

连绵的雨声，不断的敲响大地。

那是什么，在扰乱我湿透的心。

“我们民族遭受的苦难，就像这雨，会让人感觉浑身湿冷，但也别忘了，它也会让我们的黄河，扬子江更加波涛汹涌……”

十六、将至

厚壁障被打破了。

农民们乐意接受东方雨人的帮助，也不再刻意逃避着他们了。他们愿意和

他们谈，谈着农村的光景，谈着劳作的艰辛，谈着督军的残暴。

吴立德还记得。那是他在大林镇做的第 100 次演讲。与前面 99 场不同，这场演讲结束后，他听到的不再只是天空中传来的乌鸦鸣叫，而是人群中爆发的一阵阵的掌声。

胜利了！

吴立德对农民们说了什么，宣扬了什么，现在已经不可考证了。但有人还记得，当农民问站在讲台上的吴立德“你不怕死吗？你这样反对督军，你不怕被他弄死吗？”吴立德是这样说的：

“有些人活着，他却已经死了。有些人死了，他却还活在我们身边。我不想再猪狗一样活着！我，吴立德，愿做农民革命流血牺牲第一人！”

“为有牺牲多壮志，敢教日月换新天。只要有革命，就会有牺牲。”

他是这么说的，后来，也是这么做的。

或许连林大业都没想到，他梦想的农民浪潮，有朝一日，真的掀了起来。来吧，来吧，来得更猛烈些吧！

十七、黑

为什么！

老邢最难以置信的事发生了。督军居然停了他的工作，还派兵占了他的庙。

邢子文，他不停眨着他的眼睛，他不能接受他所看到的一切。一队队的兵冲进了庙里，把劳工们全部赶走。直到把他也赶走了。

老邢觉得，天都要塌了。怎么回事？为什么啊？庙明明都要建好了啊，督军为什么要占了庙，还停了他的工作！为什么？为什么？

老邢几乎是从山上滚下来的，磕了个头破血流。倒不是那些兵把他踹下来的，是他自己滚下来的。他已经没有力气走路了。他脑子里已经彻底糊涂了他决定找督军问个明白！

但他到了督军府，才发现他根本见不到督军。督军府已经被一群群黑压压的人们包围了。他不知道发生了什么，也不知道这么多人围着督军府要做什么。他想拉住个人问问，但人们都在呐喊着，挥舞着标语，拼命向里挤着。他大声问话，但和一声高过一声抗议声相比，实在是太微弱了。老邢发现，这里挤着这么多人竟然没有一个人理他。他只感到身后无数的人向他跑来，向督军府跑

来。很快老邢便成了三明治里的那块肉，前后都被人群紧紧挤着。

老邢彻彻底底糊涂了，他在山上的日子里，胡州城到底发生了什么，为什么督军要停了他的工作呢？为什么督军要派兵占了他的庙呢？为什么督军府前会有这么多人呢？

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！

老邢又一次感到眩晕。感觉世界一片黑暗

……

老邢失魂落魄回到家里，已经是深夜了。他喊了几声，想让儿子倒点水给他，然后问个明白，结果惊奇发现：

儿子没了！

邢子文在山上呆太久了，太投入了！以至于根本不知道这个世界发生了什么变化。现在庙没了，工程停了，督军府被围了，儿子还不知所踪了？

老邢快要疯了。

还好，老邢头脑里仅剩的清醒让他看到了桌子上的纸条。从纸条上，他知道儿子去乡下了。

“嘿，这孩子。”老邢又一次无奈苦笑了一番。

……

老邢睡不着，他觉得今天发生的事实在是太不寻常了。他舍不得那庙，他要回去庙看看。

但恐怕他是看不了庙了。当老邢披星戴月赶到山脚下时，他才看见上山的道路已经被士兵们给封了。自己想上山也上不去了。

怎么办，怎么办，老邢焦急起来。

……

“大业，大业！快开门！开门！”一阵剧烈的敲门声敲醒了熟睡的李大业。当他拖着疲惫的身躯，睡眼惺忪地打开了门，却看见一群人举着火把站在他面前。

“找到他们了。”火光映照赵四先生的脸，格外的冷峻。

十八、白

邢子文用手死死抠住长满青苔的石头。“就差，就差一点了！”他对自己

不停地说。“挺住了！”

在山下，老邢突然回想了起来。母亲带他上山的道路，和下山的道路是不同的。母亲曾对他说，有一条小路是下山容易上山难的，那条小路风景独好，有着上山路上看不到的野花野草。所以，母亲总爱从大路上山，小路下山。

时过境迁，这条小路还存在吗。老邢也疑惑着。但是他管不了那么多了，他迫切地想要到山顶上去，去看看那座庙。他放心不下庙。

……

尽管老邢五十多了，现在脑袋里还一片混沌，但他还是凭着自己的记忆慢慢摸索着找到了曾经的小路。然而，上山困难还是超出了邢子文的预料。

那路显然已经很久没人走过了，月光的映照下，显露出小路的破败荒芜。杂草丛生，乱石遍地。老邢硬着头皮走了上去。刚开始，还可以用“走”来形容。到了后来，那只能用“爬”来形容了。

小路又高又陡，路上又多碎石乱草。老邢在小路上缓慢行进着。尽管手上和腿上已经有不少地方蹭破了皮，血也流了出来，但老邢还是咬紧牙关。卖力往山顶上前进着。

我一定要上山！

……

“就是这吗？”吴立德问着带路的老乡。

“对，从往上走一会就到了。我劝你们还是别去了，这路很久没人走了，十分难走，上面也不知道怎么样，此行凶多吉少！”

“不，我一定要找到他们。”吴立德斩钉截铁地说。

……

老邢不知道自己是怎么爬上山的。他爬上山的时候，衣服已经破烂了，手脚被划开好几道口子。

他看着月色中的庙，散发着一股阴森恐怖的气息，好像戒告着他：不要靠近。

老邢蹑手蹑脚走到窗边，从窗缝里往内寺庙里窥探，极力想看清楚里面的状况。然而里面的烛光实在太微弱了，他什么也看不见。只感觉到似乎里面有兵，正在用鞭子抽人。那些人是谁呢？老邢正想调整下角度再仔细看看。突然，一阵疼痛从后脑勺传来，他瞬间疼得晕了过去。

……

“我吴立德在这里谢谢乡亲们了！”吴立德站在一块大石头上，诚恳地对

着月色中的人们说着，“自从我们东方雨人们来了胡州，给大家添了不少麻烦。我向你们道歉，对不起大家。但我想说，前些日子，我们的几十个同志，在给大家做宣讲的时候被督军野蛮逮捕了。我们东方雨人花了极大的力气，通电全国的学生组织，要求中央政府主持公道。全国各地的人们也很支持我们，胡州的百姓们也很支持我们，那胡州城里的市人们，已经团结起来，向督军抗议，要督军下台，让督军放人。但是那良心被狗吃了的督军，不仅不放人，还开枪打死打伤抗议的人们，反咬一口，说我们诬陷他，损害他的名誉。今天，多亏了两位砍柴的乡亲偷看见督军把我们的同志关在山顶的庙里，玩了个调虎离山之计，好让我们找不到被逮捕的同志，找不到他犯罪的证据！”

吴立德激愤喊道：“乡亲们，我的几十个同志，你们的几十个同胞。现在就关在山上的庙里！我要去把他们救出来，但我知道，仅靠我们东方雨人的力量，是无法救他们出来的。我恳请你们，和我们一道上山，救出他们！救出你们的同胞！”

李大业跳上石头，急着说道：“乡亲们，别怕啊！全国的人们都在看着我们，看着我们胡州的局势。现在，全国的学生组织都联合到了一起，列出了督军为害胡州多年的罪证，通电全国要求督军下台。你们看那报纸上，明晃晃都是批判督军的文章，你们不要害怕，有千千万万的正跟我们站在一起。你们难道不知道吗？你们难道没看见吗？那胡州的市民们，已经鼓动起来了，包围了督军府！那胡州城里的学生们，已经被打伤了好几个人了，也没半点害怕，每日都投入到抗议的浪潮中去。这个时候不反抗，还要等到什么时候再反抗！”

人群中爆发出一整整喊声：“反了！”“老子豁出去了，咱们跟督军拼到底！”

“废什么话啊，上山救出孩子们！”“俺憋了这么多年，俺今天不憋了，俺要和督军好好算算这新仇旧恨！”

李大业不经意看到，赵四先生眼里有了泪水。

十九、红

老邢感到有什么东西正滴在他脸上，直到那东西流进嘴里，他才尝出那是泪水。

老邢勉强睁开眼睛一看，看到了一张熟悉的脸庞。不，又不是那么熟悉。

一双红肿的、含泪的眼睛，发青发紫的嘴唇，粗劣破烂的衣衫，血淋淋的伤口……

是他的儿子，邢作人！

原来，老邢被士兵发现了，用枪托打晕扔进了庙里的牢笼里。

“爹！“儿子还是忍不住，哭了出来。

……

从儿子的口中，老邢终于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。东方雨人在乡下的宣传起了很大的作用，农民们终于意识到，他们的幸福，要掌握在他们自己手中。人们积攒多年的怨气日益爆发出来，每乡每镇的农民们都站了起来，拒绝缴纳苛捐杂税，他们反叛起来了！不仅是乡里，连胡州城里的难民们，市民们，也反叛起来了！

督军万万没想到情势会发生这么剧烈的变化，居然会有这么多的人敢反抗他的统治。督军做了十几年的督军，也没遇到这种事，一时慌了手脚。自然，那些鼓动农民们的东方雨人，成了督军的眼中钉，肉中刺。“抓！”督军愤恨地说。

于是，在一次宣讲中，邢作人等几十名东方雨人被士兵们逮捕了。幸亏赵四他们及时发现，跑得快，没有被一网打尽。

但逮了东方雨人，农民革命的浪潮不仅没有平息下去，反而更加旺盛了。十几个乡已经联合起来，成立了农民队伍，和督军的军队开了火。于此同时，剩下的东方雨人向全国的学生组织发出求助，整个胡州的反督军抗争爆发了。

……

愤怒的人们要求督军放人，立刻无条件放人。然后立刻滚下台，把政权还给人民。督军担心放人会助长了那些“狗崽子们”反叛的气焰，但又担心杀了他们被人发现，从而激起更大的愤怒。情急之下，督军想到了老邢的庙，把那座庙改成了临时监狱，把犯人们秘密转移到上面。对外好装聋作哑，把东方雨人定义为“失踪”。

……

“没想到啊，我苦心修筑的寺庙，最终却成了地狱。“老邢靠着牢笼，苦苦地捶着胸口。他怨自己，不停地怨自己。他太沉寂于自己的世界，而轻信了督军。他看着那最爱菩萨像，早已经沾满了血迹，变的面目可憎了。”

“没有真正的好人，又怎会有真正的好庙呢。”一位东方雨人喃喃说着。

“完了，一切都完了。”老邢悲哀地想着。

……

就在大家几乎陷入绝境之时，庙外却突然爆发出巨大的响声。似乎是？突发了激烈的斗争！人的叫喊声，断断续续的枪声，痛苦的悲鸣声，震撼着每一个人。牢笼里的东方雨人心提到了嗓子眼。外面发生了什么？

“嘭！”寺庙的门被人猛地撞开了。大家定神一看：

一个魁梧伟岸的身影出现在大家面前——我们的大英雄，尼古拉斯·赵四，带人杀上来啦！

吴立德大喊着：“作人，你们在哪里？我们来救你了！”

邢作人拼尽仅有的力气喊道：“我们在这，我们在这！”

就在邢作人无比期待地看着吴立德向他们奔来之时，却发现一个黑洞洞的枪口悄悄抬了起来。一个庙里的兵，本已经被打倒了，却又挣扎着掏出了枪，瞄准了吴立德。

“小心后面！立德！小心后面！”

然而，邢作人只能眼睁睁看着吴立德胸前绽放出一朵红色的芍药花。

“只要有革命，就会有牺牲。”

……

火焰逐渐吞噬了整个寺庙，一阵风火吹起，冒起的浓烟在黑夜中也显出惨淡的白色。寺庙的每一分每一点，都像烟火般炸裂开来，火星像雨点似的飞腾，飞向夜黑的空中……

“爹，这庙也是你的心血啊，不心疼吗？”邢作人静静看着父亲，轻声问到。

“真正的庙，在这。”老邢拍了拍自己的胸口，“有你，我就心满意足了。你就是我心中的庙。”老邢憨憨笑着。

“只可惜了吴立德那孩子。”

“生未必是生，死未必是死，对吧爹？”

老邢扭头看着背后冲天的火光。

是啊，毁灭，却也在孕育着，新的时代。